

## 罪恶系列番外：除夕团圆

“我说雷纪秋，大过年能别板着脸吗？”齐轩把抹布丢里水池里。

“平时都可以好吃懒做，这一天却非要拖地擦窗拿鸡毛掸子四处扫灰”，雷纪秋边嘲弄边捏着小警察的腰身，“节日就是把悠闲时光都终结掉，还要强颜欢笑的日子。”

齐轩白他一眼，将洗净的抹布丢回去：“新春打扫是传统，进了我家门就得遵守我的规矩。”

雷纪秋反手接住，妥协认命的耸肩，擦拭厅里最后一面玻璃，嘴里低声嘟囔念念有词。

齐轩靠近他背后才听清，平板戏谑的语调催眠似地重复一句话：“老子是灰姑娘，老子是灰姑娘……”

家里彻彻底底焕然一新后，雷纪秋夸张瘫在沙发上，突然抬头问了句：“年夜饭你打算做什么？”

“饺子”，齐轩微妙的补充了一句，“——也是传统。”

看着冰箱里拎出来的两袋速冻饺子前仆后继滚进沸水锅里，雷纪秋定定看向齐轩：“你是把传统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其精华取之糟粕了吧？”

齐轩撇撇嘴，老实道：“订位的饭店关门大吉了。”

“你订的——该不会是你私下调查那家吧？”

“没想到真被查出化学药剂了，看着菜色还不错的。”

热腾腾饺子出锅，跟着几个拼凑出来的菜肴也上桌，齐轩走到供台前，燃了三炷香，照片里父母，还有笑容清澈略显稚涩的少年齐雅。

齐轩低头默念：“爸，妈，齐雅……呃，哥，我现在过得很好，请你们让那个混蛋……呃，雷纪秋，呆在我身边，直到我带他去见你们那天。”

回头，看见雷纪秋闭目，双手合什，脸色沉寂，不见一丝平日那种玩世不恭。

“跟我爸妈说什么？”齐轩走到他身前，探身脸凑过去。

雷纪秋睁开眼，淡淡道：“请他们原谅你一把年纪了还装小孩撒娇。”

“喂，除夕夜说违心的话，新的一整年都会良心不安的。”

齐轩咄咄逼进，雷纪秋咂了下嘴，绽开一抹温柔笑意，唇就要贴上时，门铃不识时务的响起。

跟雷纪秋共同生活这一年多，齐轩最郁闷的已经不是恋人心酸刻薄的别扭个性，而是难得有昙花一现的温情时刻，还被不识相的家伙打扰破坏。

开门，毫不意外门口出现的那个相貌清秀眉目乖顺如同青涩少年的言欢，这男人的岁数是倒着长的么？又不是那部返老还童的电影！

“喂，今天可不是初二，回娘家也嫌太早了吧？”齐轩冷冷说着，拦在门口没有放行的打算。

言欢微眯眼睛挑衅瞄他片刻，视线直接越过他看向后面的雷纪秋，面目一派单纯无辜：“纪秋哥，你想吃荠菜猪肉饺子么？”

雷纪秋咬着筷子似笑非笑：“你自己打的馅？”

“嗯”，言欢应着，边举起两只手提的四层保温盒，“还有糖醋排骨，清蒸鱼，蒜蓉西兰花。”

齐轩转身，咬牙瞪他：“雷纪秋——”

“唉唉，这是超市三块九一袋的速冻饺子”，筷子敲敲那盘焉扁的饺子，雷纪秋似乎很无奈，“你叫我怎么选？毕竟——除夕夜说违心的话，新的一年都会良心不安啊。”

“不好意思”，慢悠悠跟在言欢后面才上楼的允落辰，冲齐轩挥下手，“不过除夕夜家人团聚，狸猫也是尊重传统的动物。”

可说是身体本能的抬手跟他击掌，齐轩露出眼里真实的温暖笑意：“你的传统是尊重宠物到溺爱的程度。”

四人重新布置下餐桌，开了允落辰带来的珍藏红酒，气氛悠然舒缓，不热烈，却自在。

雷纪秋吃下第一个饺子，神色微妙的顿了片刻，脸上浮起层淡淡的怀念。

“怎么样？”言欢问得并不只是饺子的味道。

“一模一样。”雷纪秋了然，嘴角微微上翘，跟记忆中的，一模一样。

“不可能啊”，言欢眼睑垂下，笑道，“我擀的面皮，比你擀的厚吧。”

“因为我别的都不会，只能帮你这一道工序。”

偌大的面板前，两个少年在面粉纷飞的一片白芒里奋战。

年纪大的正介于男人跟少年之间，面上一副不耐烦神情，右手擀面杖却以极快速度将面圆扁擀成圆薄的饺子皮。

年纪小的脸蛋稚嫩红润，一派高兴欣喜的节日氛围，两手灵巧将调制好的肉馅裹起捏成元宝状。

“辛苦了，要我帮什么？”旁边还站着个成年男人，脸上讨好的腼腆。

“去，别添乱。”雷纪秋毫不给面子的一口回绝。

言欢也没法帮自家老爹，要不是他老人家天生手残，烹饪就像制造天灾，怎么能轮到自己掌勺做饭？

“对门张力的电费还给你了没有？”雷纪秋突然抬头问道。

言世开颇为心虚：“刚才敲门没人应，大概是去亲戚家过年了，今儿是除夕夜嘛。”

雷纪秋冷哼：“就那个烂赌鬼，亲戚不避着他就好了，谁叫你还替他垫付一整年的电费？”

“没办法，整栋楼的电费是我负责收，上礼拜再不起交上，电厂就把整栋楼都整黑了过年。”

“那也比整栋楼的人合起伙来黑你好！我就不明白你怎么会烂好人到这个程度。”

言世开低头小声嘟囔：“不然你也不会给我收养嘛。”

言欢偷偷瞄着雷纪秋，心底默默自问：明年家长会要不要让纪秋哥去开？比起老爸，明显他更像家长啊。

饺子下锅前，雷纪秋揣起电费单，淡淡道：“一会就回来。”

“哎——”不等言世开制止，关门声已响起。

刚成年不久的雷纪秋，在楼道里舒了口气，放浪不羁的外表下隐藏的迷惑：牵涉到那个烂好人的事，情绪就越来越控制不住，见不到他被别人占便宜。

混他吃喝的人，自己一个就够了！

敲了半晌门，没有回应，天生敏锐的耳朵却捕捉到那扇门口低微的咒骂声，雷纪秋退后一步，定定看着那门半晌，唇边溢出一丝诡笑。

走廊距离张力家门十步开外，是电闸总盒，钥匙当然在不辞劳苦为全楼人抄表的言世开手里，雷纪秋出门时就顺手牵来应对这种闭门不出的行径。

打开电盒，麻利将张力家的总闸拉掉。

果然，那门里一阵骚动，不一会门开，那个沉迷赌博的中年男人骂骂咧咧：“这怎么啦？跳闸了？”

雷纪秋微笑招手：“张叔，过年好啊？我以为你不在家，出远门还是把电闸关掉比较安全。”

张力皱眉道：“我没说要出远门。”

“我怕你要躲赌债，或者电费什么的。”

“胡说什么？你个臭小子，大过年的——”

“既然不躲，那正好”，雷纪秋上前递上单子，笑嘻嘻道，“现在就交上吧，不然我会经常检查张叔是不是出门了？你也知道我现在正放假，有的是时间。”

张力脸上一阵青一阵白，别的无所谓，电视上他赌的球可不能看到一半就断掉。

咬牙掏出钱，那本是他明天的赌本，死小鬼妨碍他发财。

收到钱点算清楚的雷纪秋满意转身，砸着嘴念想香喷喷的饺子，跟那对让他心底不在清冷的言家父子，身后却响起恶毒的话语：

“妈的，自己爹妈都不要的野种，真以为是被收养了，不过像条狗一样。”

雷纪秋顿住步伐，耸肩转回头，眼里那抹湛冷的笑：“张叔，记得下月水费及时缴上，不然大冬天冷水闸里被灌上一壶开水，估计你家里的水管整个就爆了，到时候水漫金山可不是电闸合上就没事了。”

“你找死！”眼看张力像失心疯冲上来抡起拳头，雷纪秋转身准备招架，一道人影却霍然插到他身前，强硬截住张力。

“这小子已经成年，不用给红包了”，言世开狠狠钳制住张力的手腕，“再对我家孩子动手，你就别想到明年。”

兔子凶起来，比老虎气势更骇人。

张力，转身回家除了摔门声惊天动地，再无其他。

“唉，你——”言世开对着雷纪秋，又是软绵绵，与其说责怪，不如说无奈的纵容。

这却让雷纪秋低了头，竟有些收敛和反省的态度。

言世开笑着走上前，揽住这个身量已跟他一般高的少年肩膀，手揉乱他头发。

站在门口将一切都看在眼里的言欢，对父亲那个保护者的位置，深深羡慕。他想着，总有一天，他也会让雷纪秋卸下所有防备，露出那种依赖和信任的姿态。

何况，自己还有父亲所没有的，纪秋哥说过他做的饺子最合他胃口。

.....

“呼——还是胖小子你做的饺子最合我胃口”，雷纪秋夸张摸着肚子感慨的模样，才真是跟当年一模一样，“你怎么都没太吃？想什么呢？”

“没，都被你吃光了而已，纪秋哥，你怎么还这么骨肉如柴？东西都吃哪里去了？”

现在也只有饺子合他胃口，不过，没关系，这就足够了。

纠结半晌终于决定放弃速冻饺子，加入言大厨烹饪的年夜饭的齐轩，没吃两口就听见雷纪秋跟言欢那番不足为外人道的深意对话，用胳膊肘捅了下优雅坐在身边的允落辰：

“你觉得他们两个陷入过去某个年代回不过神来了？”

允落辰手中正轻晃着酒杯，听到不由微笑，透过酒杯看向他：“回忆这东西，你跟我也有吧？”

【七年前，警校】

砰，砰——

“同学，停，放下枪”，负责导师走进射击练习室，远远看见颀长挺拔的侧身曲线，“允落辰，是你吧？”

拉下枪械保险，卸除子弹后，摘下耳塞跟护目镜的年轻男子温和笑道：“抱歉，我是不是超过时间了？”

导师摸摸鼻子，反倒有点不好意思：“那倒没有，今天除夕，我也是私心想早点锁了设备，回家吃团圆饭，警校就放那么三天假，别的学生一早都走光了，你不赶着回家么？”

唇边自然的淡笑，允落辰戴上眼镜，手指掠过眉骨：“我把设备归位。”

靶纸移到面前，导师取下来看了眼，不由调侃道：“你枪法可不像其他科目那么出色。”

“所以才需要多练习啊”，允落辰笑道，“方指导，不耽误您回家过年的时间了。”

姓方的导师哦了一声，随即说道：“说过好多次了，我比较习惯别人叫我方老师。”

允落辰已经走出门外了，方导师不由微叹气：不知道这个总让他觉得琢磨不定的学生是否装听不见，但他很笃定下次见面对方一定还是恭敬有礼的称呼他为方指导。

再低头看看手里的靶纸，弹孔凌乱分布，有正中把心也有几乎脱靶的边缘，乍看像个S蛇形。

灯光在他背后投射纸上，透过弹孔印在地上，却如同一条龙，昂首出爪，惟妙惟肖。

回到学员宿舍，开门，一片黑暗寂静，允落辰不意外，伸手开灯，尽头靠墙坐在地上的男人抬手挡住突兀刺眼的光线——

齐轩。

允落辰也不意外，但开口时语气还是带上一点诧异：“怎么还在这儿？”

“别抢我的话。”齐轩掌跟撑住额头，低声语气不怎么友善。

“看来最好我们都略过这个问题”，允落辰走到他跟前，镜片后的眼眸却闪过寒气，蹲身霍然抓住齐轩手腕，迫他将手里握的东西递到自己眼前，“这包药丸是鉴定课里的软性毒品，你什么时候偷出来的？”

“两三个钟头前吧，这东西实验室里多的是，少一包也不会被发现”，齐轩挣开牵制，脸色不正常的绯红，似笑非笑，“你说那些毛都没长全的小鬼，怎么就会嗑这种东西？没想过可能会被强暴甚至奸杀？这东西到底有什么魔力吸引人，真能让人快活到忘了所有事情？忘了自己该死的犯过什么愚蠢低级的错误？”

“所以你就决定亲身体验一下？”允落辰起身同时，手拎起齐轩衣领，强硬将他一路拖拽进洗手间，猛摁进洗漱盆里，拧开冷水对他头顶猛浇。

“妈的！放手！”齐轩试图反抗却发觉平日总温和无害的室友在他背后，绕过他胳膊反剪压制住背脊，令他根本无法动弹分毫。

水冰冷无情，漫过口鼻灌进肺里，呛得齐轩浑身打颤。窒息的黑暗边缘，被强力拉出水面，久违的空气让他眼前景象逐渐清晰——

镜子里，自己双目赤红水渍流淌的狼狈，但吸引他全部注意力的是允落辰深不见底的瞳孔里，那股莫名的寒冷，如同他平日完美伪装的面具上一道轻微裂痕。

但足够让齐轩心底颤动：

“放手啊，混蛋，少管闲事。”

欺身压住他的男人蛊惑人心的邪魅，在他耳边讥诮笑道：“你总特别关注被性侵犯的未成年，除了毒品，要不要连被侵犯的事也亲身经历一次？”

齐轩怔了片刻，咬牙冷冷笑道：“我说是，你要帮忙上我吗？”

允落辰侧过脸细细打量他，似乎很认真考虑他的提议。

齐轩突兀屈膝击向允落辰腹部，对方却早有防备的后退闪开，脚下步伐轻巧到无声无息。

“你在搏击课上，从没出过全力吧？”齐轩活动下手腕，一拳打向允落辰，“我赢，你就帮我体验强奸犯的经历吧。”

允落辰抬臂格挡，同时不留情面的反击，只是周身那种黑暗阴冷退却，笑容里又是一如既往的温和。

警校的四人宿舍对于两个搏击打斗的男人来说实在太狭窄，到最后不知道是谁先扑过去，两人倒地，试图压住对方演变成耐力战。

齐轩最终占到一点上风，将允落辰手腕钳制在身体两侧时，两个男人粗重的喘息，鼻尖对触，热度蒸腾着上升。

允落辰不再发力，动了下身体像是换了个较为舒适的姿势，戏谑看着齐轩，无声询问：接下来，打算干什么？

一瞬间齐轩几乎觉得吻下去是本能驱使，但意识却格外清醒的忠告他：

这个男人，可能比任何毒品更让人上瘾，戒除不掉。

他没资格，沉迷其中。

在背负齐雅的性命，父母悲痛欲绝的意外身亡后。

“比起那些软性毒品，我有更适合你的东西”，允落辰的声音，懒懒散散，漫不经心，推开齐轩坐起身，“你需要的是放松，啤酒——和朋友，随时可以找我。”

齐轩防备看着对方，这个男人，就好像能读透他的心思。

但，却守在安全的距离外，递过适度的关切，如同给予饥饿过度的人一碗米粥。

“喝酒吗？”齐轩耸下肩膀，“你请就去。”

“公平一点，拼速度，输的人掏钱。”

酒吧里，齐轩愤恨着自己灌酒速度不如人，要搭进一个礼拜的饭费为台面上昂贵的酒水买单，旁边将闪亮眼眸藏在镜片后的男人，透过酒杯看向他。

知道他的遭遇，明白他要复仇，但贸然插手并不合适，需要时间，慢慢布局经营。

允落辰唇边溢出一丝笑：老师，就像你说的，每个人，都有必须自己去完成的事情。

齐轩掏出烟，正准备对酒保开口索要，允落辰已抛过一盒火柴。

低沉嗓声，火光跳动，点烟的男人，倔强又骄傲。

· · · · ·

当齐轩再度划起火柴点上烟，他的神情已经不再苛刻凌厉，即使总是不耐烦的皱眉，也显得柔和自在。

“雷纪秋，这次换你去开门，看看又是谁大过年的登门造访！”

敲门声不疾不徐，但以相同节拍片刻不间断。

雷纪秋从善如流离席开门，看见来人不由挑眉，回头对里面喊道：“债主。”

已经笑眯眯走进屋的男人眉目如画，精致漂亮：“说什么呢？纪秋，过年时候家人团聚不是理所当然的吗？”

齐轩，言欢同时表示不理解：你程零羽跟这里哪个人搭得上边算得上亲戚？

直到看见跟在他身后的男人。

雷纪秋抱着胳膊悠然笑道：“原来是有恋童癖的表哥。”

这个，倒无可置疑，是传统意义上唯一有血缘关系的亲属。

展意对雷纪秋的印象，尚且停留在软糯可爱的婴儿时代，宝贝似的抱在怀里不撒手。

而面前这个体态消瘦神情慵懒不正经的男人，邪气刁钻的神情，跟当年的雷亚钧十成十相似。

展意的父母都是考古学家，性情难免古板，尤其对一个五六岁的男孩，可说是无聊到死。那时展意最亲近跟崇拜的，就是特种部队出身的小舅舅雷亚钧，并且最喜欢跟着他参加那些野外生存项目，学习空手道跟搏击术。

还有各式各样的恶作剧。

二十出头的雷亚钧，常年头发蓬乱眼睛贼亮，孩童心性的顽皮。

过年时总兴致勃勃拉着展意，试验他自制的鞭炮。

“嘿，看这个，我给它起名，冲上云霄。”

“小舅舅”，展意眯着眼睛打哈欠，“你真俗。”

“俗不可耐是优雅的最高境界。”雷亚钧嘿嘿笑着点燃火箭型的爆竹，嗖的一声，劲道十足，的确没辜负它冲上云霄的大名。

只是路线偏差，斜线向上，砰的巨响接连哗啦碎声，七楼一户人家的阳台大玻璃碎裂得彻底。

“呃，这个——”展意还呆着，胳膊被一把拽住。

“别愣着！跑啊！”雷亚钧带着他火速逃离现场，年轻的脸上挂着毫无负罪感的绚烂笑容。

说不清为什么，雷亚钧结婚的时候，展意心里闷闷不乐，极不情愿跟那个成为他舅妈的温和女子说话。

雷纪秋在医院出生时，展意隔着玻璃看见婴儿床上那小小的粉红一团，并排站在他身边雷亚钧的手掌搭在他肩上，嘴角勾起从未有过的温柔弧度：

“小子，以后你是大哥，照顾好弟弟。”

可没等到接雷纪秋出院的那天，持枪的陌生人冲进家里，父母跟舅妈在疯狂扫射中倒下，雷亚钧抓着他躲进卫生间，后背抵住门。

枪响，皮肉破裂的扑声，鲜红缓慢浸透雷亚钧的躯体，他脸上的笑容里却找不到丝毫阴霾：

“别愣着，跑啊。”

“他要是有恋童癖，我那些年就不用那么辛苦了。”程零羽爽朗笑声。

雷纪秋一脸你不用替他掩饰的了然神情。

展意面无表情道：“恋童癖又怎么样？养你那个警察还能抓我吗？”

“要是跟我被同样罪名逮捕”，雷纪秋哈哈一笑，走过去抬手搭上展意肩膀，“我们还真是名副其实的难兄难弟了。”

手掌按在肩上的触感跟温热，似曾相识。

程零羽推开阳台门，夜空下独自喝酒的男人冲他淡淡微笑。

“得偿所愿，恭喜。”

“我这辈子最明智的决定”，程零羽凑过去，贴在允落辰身侧，“选择做你的盟友而不是敌人。”

“即使我现在给你添了这么多麻烦？”允落辰把玩着酒杯，目光温和却深不见底。

“舒漠阳的事，是有点棘手。其实战非那边，我有更直接更有效的办法解决。”

允落辰摇了摇头：“不是每个人都像我这样只注重结果，有些人需要过程。”

“比如你这位老师？”程零羽漫不经心笑道，“有时候我真想知道，舒漠阳跟言欢同时遇到危险你只能救一个，你会选谁。”

允落辰嘴角上翘，几不可见的骄傲和无奈，“舒漠阳不会让自己成为一个选项。”

漆黑夜空下，突然腾空起几个亮点，骤然绽放出夺目亮光，一条摇首摆尾的龙型闪烁不止。

齐轩，雷纪秋，言欢，展意都走出来，零点烟火开始燃放。

光影交替在允落辰眼睛里。

“在想什么？”言欢问他。

“龙年。”

“嗯？”

“十二年前，是千禧龙年。”

“……废话。”

芳野郊外 深林荫蔽 没有烟少 没有任何庆祝过节的气氛

—栋破旧的瓦房藏身其中

厚纸糊上的窗户里，透出昏黄闪烁的烛光，以及黑人强行压抑下去的呻吟。

“痛就叫出来，忍成这样很英雄吗？”易木石冷冷嘲讽着俯身在木桌上的男人，抹了一把他后颈上的汗水。用了下毛。“没那么快完事，慢慢享受。”

舒漠阳一言不发，紧咬的嘴唇慢慢放松，凭意志力将疼痛淹没在身体里，只是肌肉不受控制颤抖，连带着手臂肩膀到后背布满的长短粗细不一的百来根银针轻微显动。

在他身后的易木石撇嘴，这套据师父说是华佗秘传的针砭术到底有多痛？——它之所以快要失传的原因，就是几乎所有病人宁可瘫痪在床也无法忍耐坚持下去的巨大折磨，加上微乎其微的成功率。

两小时，缓慢得像两只蜗牛的赛跑过程。

“喂，我要撤针了。”

趴在桌上的男人没动静，易木石从侧边弯下身看过去，舒漠阳双目闭合但眼睑不时抽动，疲惫的昏睡仍被疼痛扰得不得安宁。

“喂——”易木石拍了下他的脸颊，一手湿热的汗水，向来警醒的男人没有任何反应。

不由自主轻叹气，易木石手脚麻利撤掉所有银针，将男人褪在腰际的唐装拉上来盖住背脊，才发觉衣服被汗水浸得透彻。

犹豫片刻，易木石转身，走开几步又颇为咬牙切齿的回头，手从后揽住舒漠阳腰身，摸索着将湿漉漉的衣服扯下来，将唯一一条干净毯子盖上去。

冷冽北风凶猛灌进破屋，易木石缩在角落里抱成一团牙齿上下磕碰，却不由自嘲的想着，在饥寒交迫的逃亡路上过年，身边只有个曾经强暴过他的男人，跟年少时一个人看着别家团圆欢笑，跟结婚后妻子的虚情假意，其实倒也比不出哪个更好。

迷迷糊糊睁开眼，易木石被眼前人影惊了一下，直到看清是舒漠阳，神色淡漠坐在他身前，那股阴影笼罩下来的压迫感让易木石迅速清醒。

“干什么啊？”不满的嘟囔一句。

“衣服还给我。”舒漠阳将毯子递到他面前，赤着身体似乎浑然不觉寒冷。

易木石迷惑片刻，才发现自己大概是太冷，本能抓住盖在身上的就是从舒漠阳身上剥下来那件湿衣服。

“还真不识好歹”，易木石冷笑，“这破衣服对你好像很重要。”

舒漠阳面无表情，看着易木石抖开那件布料已磨损明显的紫色唐装，侧边刺绣的龙几乎认不出形状，但在记忆里却清晰完好，没有丝毫褪色。

十二年前，千禧龙年夜晚，他坐在树顶上不时听见下面树叶哗哗作响，他的学生最终爬到他身边，眼睛亮如星辰。

“老师，送给你”，紫色唐装，金线绣制的龙，少年笑嘻嘻道，“总觉得龙，跟老师你最相称。”

他收下，没说什么，像是不经意的抬手，掌心掠过少年清凉发梢。

“老师，下个千禧年还一起过怎么样？”他的学生，笑容里总带点狡黠，却无损纯净。

没经过考虑脱口而出：“好。”

得逞的少年肆意笑出声，他才发觉自己又上当，十个世纪才会有一个的千禧年，能一起过一个，已经是名副其实的千载难逢。

“八成又跟那个允落辰脱不了干系。”易木石翻弄着那件唐装，感觉自己颇像扣押了人质的歹徒，对方即使火力强大，却根本不敢动弹分毫。

舒漠阳不再看他，放下毯子径起身走开。

身后却不屑切了一声：“还给你。”

转身接住抛过来的衣服，看见易木石盖着毯子翻身睡的哆哆嗦嗦，舒漠阳眼中闪过一丝茫然，穿起衣服，走出破屋。

不多时回来，带着些木枝枯叶，生起团火，在易木石身旁。

【番外完】